

东北第一黑帮覆灭记

罗大拿◎著

黑档案

真实的东北，真实的黑道

黑道，让他血腥发迹；白道，让他编织保护伞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刘伟事件

荣立**二等功**。■被对手**抢走**生意，对其报复。

■投资注册公司，**垄断**假烟渠道。■与其他黑道团伙发生**冲突**，

暴力制造多起**血案**。■使用非法手段，以**低价**取得某商场**经营权**。

黑档案

东北第一黑帮覆灭记

罗大拿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档案 / 罗大拿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10.9

ISBN 978-7-5317-2494-0

I. ①黑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7994 号

黑档案

作 者 / 罗大拿

责任编辑 / 陈颖杰

封面设计 / 尚书堂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×980mm 1/16

印 张 / 17.5

字 数 / 230 千字

版 次 /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8.8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494-0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警察刘伟

- 一 蝴蝶的翅膀 / 002
- 二 刘伟 / 004
- 三 伏击 / 011
- 四 魏巍 / 015
- 五 白洁 / 018
- 六 冤案 / 021
- 七 白东方 / 026
- 八 秦舞阳灵魂附体 / 030

第二章 刘伟的亡命江湖生涯

- 一 两面人 / 036
- 二 刘伟的选择 / 038
- 三 志铮 / 044
- 四 英雄会 / 049
- 五 宋建明 / 051

- 六 西北狼 / 054
- 七 栽赃借刀 / 057
- 八 天都帮 / 063
- 九 胯下辱 / 065
- 十 狱中龙 / 069
- 十一 葛守富 / 076
- 十二 生产事故 / 078
- 十三 舒卿 / 086
- 十四 傍领导 / 090

第三章 不平凡的一年

- 一 李自强 / 094
- 二 舒卫红 / 097
- 三 家破人疯 / 099
- 四 王二小 / 102
- 五 春雪融 / 104
- 六 破鞋的爱与哀愁 / 107
- 七 泪水晶莹 / 112
- 八 黑社会 / 113
- 九 完美谢幕 / 118

十 瓦罐的归宿 / 123

十一 亡命徒 / 128

十二 命运 / 133

第四章 重返天都

一 刘伟回归 / 138

二 冯奇志 / 141

三 张金 / 146

四 出狱 / 151

五 创业 / 154

六 暴富的机遇 / 157

七 狗咬尿泡 / 160

八 李骏衍 / 164

九 杀人越货 / 167

十 分赃 / 173

十一 铁驴韩广胜 / 1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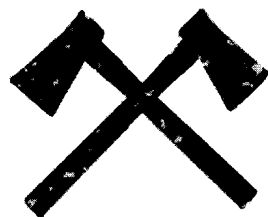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 刘君 / 178

十三 传讯 / 180

十四 迷局 / 183

第五章 江湖势力的奠定

- 一 暗战 / 188
- 二 崩溃边缘 / 192
- 三 绝处逢生 / 197
- 四 宋朋飞 / 209
- 五 保护伞 / 215
- 六 以退为进 / 218
- 七 江湖本色 / 223
- 八 自卑的人 / 233
- 九 白洁的婚姻 / 239
- 十 再续前缘 / 244
- 十一 男人和女人 / 248
- 十二 吴瘸子 / 252
- 十三 圆梦 / 260
- 十四 所谓的朋友 / 263



第一章

警察刘伟

一 蝴蝶的翅膀

1987年七月上旬的某天中午，天都上空烈日高照，晒得发烫的马路上，浮土随着车轮到处弥散，热得人心里烦躁难言。

就是这天中午，西贡区税务局的办税员毛永，应别人邀请，去建设公园旁边的一家饭店吃饭。请客的是位个体老板，在申请减税时毛永给他帮过忙。同时赴宴的还有七八个人，也大都是工商、卫生检疫等职权单位的，各人基本上相互都认识，就算不认识也脸熟。这种场合都是经常碰面的。

既是熟人，喝起酒来便不拘束，开始是雪花啤酒轮着灌，灌挺几个后，剩下的人又换精装老龙口接着喝。那天酒桌上数毛永量大，五六轮喝下来，只他自己还能勉强站起来走路了，不过他的神志也已经不太清醒了。看着喝酒的人一个个东倒西歪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毛永忽然特想吃猪头肉。他喊来服务员，让弄盘猪头肉来。服务员说饭店没了，想吃到工艺南街路口去自个儿买，说完撇下毛永走了。

那时的饭店还不讲究服务态度，毛永也没太在意。他起身出了饭店，

向着不远的工艺南街走去。工艺南街是天都当时为数很少的小吃一条街。

毛永本来是在社会上混的小流氓，连初中都没毕业，但他爹是大拖（天都大型拖拉机厂）的厂长，前年刚刚提拔的，当年就利用职权把毛永安排到了税务局工作。那时候的工厂厂长权力很大，相当于一方诸侯，尤其是大拖这种上万人的大国营。

毛永到税务局上班后，着实安分了不少。他断绝了和社会上狐朋狗友们的来往，工作干得也挺认真，待人接物看上去也像个好孩子，给领导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，一年后转为了正式职工。转正后，毛永工作上表现更加积极，和同事们关系处得也好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是个好人了。没想到这天还是出了事，不但他自己被人砍了，还差点被判刑。

其时毛永从饭店出来奔工艺南街走着，也许是天太热的缘故，也许是被太阳晒昏了头，没走几步他酒劲上来了，脑子里一团混乱，恍惚中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在社会上瞎混的时候。到了工艺南街，他找了个卖猪头肉的摊子，挑了一块肉让摊主过秤。等过完秤，毛永接过肉来转身便走，他已经彻底晕菜，把付钱的事给忘记了。

摆摊的是个中年妇女，还带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，见毛永这样自然不依，妇女上来扯住毛永的背心，让他付钱。毛永的税务制服脱在饭店里了，他要是穿着税务制服来，估计这女人也就认了。毛永被女人扯住，挣了两下没挣开，不觉一股邪火攻心，回手抽了那女人一个大嘴巴，说我不是给钱了吗！他一动手，女人放了声，哭喊着和毛永拉扯在一起。

这时聚集了一些围观的人看热闹，纷纷指责毛永，却没人上前管这个闲事儿。

人一多，毛永心里越发不耐烦，满头热汗，猪头肉也扔在地上不要了，只想尽快摆脱纠缠。其实他只要赔了钱，拍屁股走人，啥事没有，可他喝得太多脑子转不过弯来，只知道使劲去掰女人抓住他的手。无奈女人出死力抓住他不放，嚷着要去派出所。

毛永一听派出所急了眼，伸手从砧板上抄起了把剔骨刀，作势要捅。但还没等他手往下落，毛永忽然感觉面前似乎有黑影一晃，接着左脸一阵彻骨剧痛，血水霎时糊住了他左眼，看去一片红光。这时女人终于放开了手，毛永捂着脸原地转了两个圈儿，摔倒在地。他用另一只眼睛终于看清，和女人一块的那个半大小子，手里拎一把大号的厚背菜刀站在他跟前儿，菜刀上的血还在滴滴答答往下淌。

半大小子正是这女人的儿子。这时的他并未意识到，这一刀，砍出了天都黑道上十几年的恩恩怨怨，也砍出了他自己一生的悲欢传奇。

二 刘伟

女人见儿子砍人家一刀，一下子慌了神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她儿子倒还镇定，没事一样上前扶住母亲，轻声说着安慰的话。

见砍了人，围观的人群炸开了锅，但仍然没人上前管这事儿，谁都不愿惹麻烦。一伙儿人正作无可奈何时，一个穿制服的公安分开人群走进来。这公安又黑又瘦，大高个子，四十来岁的样子，他一直在街对面的小饭店里喝酒来着，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。他走上前，狠狠踹了地上的毛永一脚，骂道：“少他妈装！快起来！”

毛永这会儿意识已经完全模糊，他只觉得脸上剧痛，胃里难受，公安踹他这一脚，他只哼哼了两声。公安骂了一声，弯腰抓起毛永，拎小鸡一样把他拖到停在街对面的一辆长江750上，又回头对那女人和她儿子喊：

“下午三点去西郊派出所找我，把事一说就完。我姓刘，叫刘贵。到那儿就说找老刘。”说完，这个叫刘贵的公安发动摩托车走了。

毛永是第二天上午才清醒过来的。头天刘贵先把他送到第五人民医

院，给他缝合伤口，然后把他一只手铐在病床上就走了，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去接的毛永。

脸上包着纱布，坐在偏三的斗里，毛永终于完全清醒过来，他瞅瞅刘贵，“刘所，我这次是喝多了，真不是故意闹事。何况他们没什么损失，我倒是挨了一刀。刘所，您给我个机会，就当我是个屁，放了我吧！求您了！”

“哈哈，你这是让我放屁呢？小子，老实了两年学会装了啊！扯的这还一套一套的。”刘贵说。

“刘所……刘所……”要不是脸上的伤口一抽一抽的疼，毛永就要哭出声了。

“你大晌午在大街上抢东西，还要拿刀子捅人，你说你叫我咋整吧？要放了你那我这警察还干不干了？”刘贵说道。

偏三开得飞快，是奔着西贡分局去的，毛永认识路。

快到分局时，正赶上旁边的棉纺厂下夜班，纺织女工三五成群地走在路上。隔着老远，毛永看到了走在人群中的舒卿，一个极漂亮的年轻女工，是毛永的初中同学，也是他暗恋了多年的梦中情人。

本来毛永都托媒人给联系好了，这个礼拜天就和舒卿见面相亲的。昨天还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他，此刻闭上了眼睛，他不想再看下去。他无比懊恼着，心说他娘的这下什么都没了。

刘贵把毛永送到分局刑警队，简单交代了案情，然后就走了。他知道刑警队最近手头攒了好多案子没破，都是打砸抢的，为了挖线索他们轻饶不了毛永。回到所里，刘贵冲了缸子茶，点上烟，开始琢磨今天到哪儿蹭酒喝，这时副所长刘伟拿张报纸晃悠过来说：“所长，你昨天抓了个抢劫的？”

“喝醉了当街抢猪头肉，还要拿刀捅人。奶奶的，那个傻帽还被人家

事主砍一刀，今早儿被我送分局了。”刘贵说。

“什么人啊？真他妈丢人现眼。”刘伟不屑地说道。

“就是那个谁啊——你认识，就是税务局那个外号叫毛蛋子，毛天哲他弟弟。以前也是个小流氓。”

刘伟脸色不易察觉地变了变，说了声“操蛋！”

刘贵接着说道：“卖猪头肉那小子真不含糊，我看是个有种的。你猜他叫个啥？”

“叫个啥？”

“魏巍！和那作家一个名。”

刘伟没接茬，他也点上根烟，狠狠吸一口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所长啊，我觉得你不该管这闲事，真的。”

刘贵两眼圆睁，声音高了八度，“啥叫管闲事？我总不能看他当街欺负老实人吧？”

“人家他爹是大拖的厂长兼党委书记，你就是管了也白搭。”

“咱走着瞧，我不信那个邪！”

“我可是为你好，你较这个劲是要吃亏的。”

“吃啥亏？我说小刘啊，你也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人，你到底怕个啥呢？”

“就是因为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，所以才这么说。现在和以前形势不一样了，形势比人强。”

“啥形势啊？给你老哥说说看。”刘贵来了兴趣。

刘伟咽口唾沫，“人家现在效益好的厂子，每月光奖金就五六百。你看咱，每个月干巴巴一百来块，喝凉水都不够啊！咱该想办法整点钱，发发奖金啥的，不能一门心思光去得罪人不是？”

刘贵没说话，闷头抽着烟。刘伟看有活泛的意思，来了劲头，上前递了根“三五”，接着说道：“有个事您可能还不知道吧？毛天哲这就要放

出来了！”说着他掏出一张保外就医犯人通知书递给刘贵，又说道：“这是今早儿送来的。”

“妈的！”刘贵看了眼通知，不耐烦地扔桌子上，“他有啥病？凭啥放他？”

“没病，壮着呢。这回放他凭的就是他爹。”

“妈了个乒乓球！”

“毛天哲是什么人物？那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！黑道上传说他手里十几条人命！我看那个什么魏巍日子不好过了。”顿了顿刘伟又说：“您把他弟往死里整，就不怕他报复你？”

刘贵冷笑一声，沉下脸来，说道：“你刚调来日子不长，可能有个事你也还不知道，毛天哲就是我在去年严打那阵子抓的。”说着刘贵伸出左手，指着手背上的一道疤痕又说道：“瞧见没？我手上挨这一刀断了两根筋，到现在两根手指头还没感觉呢。这一刀就是毛天哲砍的。你说我不整他弟弟，那整谁去呀？”

刘伟一时语塞，这一点他确实没想到，他知道自己踩了狗屎了。不过刘伟是老油子，见话说到这份上，便不再饶舌，撂下盒“三五”，说声出去办点事就走了。刘贵气乎乎地又抽出根“三五”点上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妈的！不抽白不抽。”

出了刘贵办公室，刘伟骑上辆偏三，直奔了大拖。其实毛天哲保外这事儿就是刘伟一手操办的，为这，毛天哲他爹——毛新华，给了他十张拖拉机票，他一倒手净赚了五千。现在他是一门心思想着搂钱，其他事情一概不考虑。

说起来当年刘伟在天都黑道上也是心黑手狠的风云人物，1979年时他十九岁，因为一个女孩子，把道上一个大哥捅了，遭到追杀，弄得他在天都几乎没有立足之地，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求亲戚托关系，参军去了部

队。当年适逢自卫反击战，参军三个月后，刘伟所在的部队便被派往了前线，承担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。

那时的刘伟正值血气方刚，黑道上磨炼的一身本领正好用在战场上，打起仗来勇往直前，根本就不知道“怕死”俩字咋写。他所在的连队，曾多次担任攻坚任务，被誉为尖刀连、铁血连，我军兵临城下的那支部队，刘伟就是其中一员。战役结束时，刘伟的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，他个人被授予二级作战英模称号，记二等功，也算担当的起“英雄”二字了。

刘伟开着偏三，不紧不慢往大拖走着，到和平剧院时看到了刘凯锋。刘凯锋是刘伟认识的一个小流氓，刘伟复员进公安局工作后，没少来走他的后门。

刘伟把偏三靠在路边，按了几下喇叭，刘凯锋就看见他了，颠颠地跑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五六个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，一色的军装和条绒布鞋，梳着流氓头。刘凯锋掏出烟来要敬，刘伟见那烟是软包大重九，便挡了回去，问道：“最近忙啥呢？老也不去找我。”

刘凯锋知道刘伟这是怪他最近没进贡，嘿嘿一笑说道：“刚找了条财路，油水挺大的。这不正和兄弟们商量怎么孝敬您呢。”

“哦！财路？说来听听。”刘伟说。

“上个月来了帮子安徽人，都是八级钳工！现在吃着二十三路这条线，我们给他们扛活。说好了的，每个月他们给一万块，出了事另算。”

二十三路是从天都火车站发车，直达省人民医院的唯一一路公交。因那时候金融服务还很落后，很多外地来省城看病的人都带有大笔的现金，所以对小偷来说，二十三路是天都最肥的公交线路。所谓的扛活，就是扒手盗窃失手后，负责武力解决和断后。如果见了官，便须上下打点把人捞出来。

八十年代的时期，本地小偷是很少的，当地人看不起偷，认为抢才够

英雄气概。当然，天都也不是没有本地的贼，只是一出就出黄瘸子那样的大盗。要是黑道上混的偷了东西给传出去，那他名声就完了，人人都会看不起他。所以那时候的天都，外地的贼特多。外地人在天都一般也都和当地道上的人勾手，让他们保驾护航，这样买卖才能安稳、长远。

刘伟听每个月有一万块的油水，心里一阵火烧火燎，他看着刘凯锋意味深长地一笑，“你们狗日的这就要发财了啊？嘿嘿，不要让钱冲昏了头才好。”

“那是！那是！要不是刘所您关照，我们哪有这好的事儿啊，等拿到钱给您提三成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到时候我请哥们儿们喝酒。”说完刘伟发起车来准备走人。

刘凯锋赶忙拦了，苦下脸来说，“刘所，我们这活可能干不长……”

“为啥啊？”刘伟问。

“原来在二十三路扛活的是‘迎宾’他们一伙儿，我们是把他撵了才接手二十三路的。您知道，迎宾是跟着王二小混的，昨天我听人说王二小从南方回来了，我们可不敢招惹王二小呀。”

刘伟皱起眉头没言声，掏出支“三五”叼上，刘凯锋赶忙给他点着。

刘伟吸口烟，说：“王二小回来又咋样？告诉你们，毛天哲今天出来！当年他和王二小就死磕，这回我看也消停不了。找个机会我给你牵个线，以后你跟毛天哲混吧。”

“毛天哲今天出来？”刘凯锋瞪大了眼，“他可是打死人判了十五年啊！这才几天？都不到一年啊！”

刘伟轻蔑地一笑，“你猪脑子？也不想我是谁，办这点小事还不跟玩似的。”

刘凯锋堆出满脸谄笑，“刘所能量就是大！兄弟们以后可就指望着

您了。”

“狗屁！现在这社会，人要自己指望自己！不过我也是讲义气的，尽量照顾弟兄们就是了。”

“谢了刘所！谢了刘所！”

“不和你们扯淡，我还有正经事呢。”刘伟一加油门上了马路。

刘伟这次去大拖不为别的，他想着把毛永的事情揽过来，好再捞一把，用他自己话说就是拉业务。等找到毛新华把事情一说，毛新华当场拿出三千块钱和十张拖拉机票给了他，说让他尽快行动，一定要把毛永尽快捞出来。又说请客吃饭你只管整，把发票拿过来我给报销。刘伟听了心里这个高兴啊，恨不能来上一段二人传，但他脸上却写满了诚恳，劝毛新华千万别着急，说毛永的事情着落在他身上了。分别时刘伟拍着胸脯保证，一定尽快把毛永给放出来，而且不会给毛永留下任何的污点。

往回走的时候，刘伟又想：“你毛新华怎么不生十个儿子呀，都抓进去，老子给你挨个往外捞，那可不发财了嘛！”

毛天哲没有像刘伟说的那样当天就放出来，直到立秋之后，他才办完了所有的保外手续。他出狱那天，是一辆宝蓝色奔驰230来接的他。那是毛新华的专车，这个档次的车，通天都都能数得过来。

坐到车里后，毛天哲问毛新华：“爸，小永怎么没来？”

毛新华黑着脸，半晌才长出口气，“刑拘了！还在看守所蹲着呢。你们俩一个也不叫我省心。”

毛天哲笑了笑，“咋的了？砍人了？”

“被人给砍了！”毛新华没好气地说。

毛天哲脸色变了，“被人砍了那咋他还进去了呢？谁干的？他妈的不想活了是咋的！”

毛新华把毛永的事给详细说了一遍。毛天哲咬牙听着一直没说话，只